

世象杂谈

儿童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发现来就诊的一些小学生对病情往往并不像家长那样焦急，他们对医院的一切甚至饶有兴趣；有不少孩子仿佛很希望生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这样他就可以不去上学；他就能得到关心，也不会有人强迫他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

这位儿科专家很了解儿童，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也的确见过那样的孩子。然而，现在孩子们连生病的“待遇”也常常被剥夺了。我经常见到连生病也不敢请假的中学生，因为他害怕“拉下功课”；而少数家长，孩子生了几天病，即使老师没有要求，这些虎妈狼爸也会要他们“把欠下的作业补起来”！蒋士铨在《鸣机夜课图》写母亲那样逼迫自己苦读，是因为她自认为孤儿寡母，处在绝境中只能那样挣扎；如今毕竟是现代社会，很多家长也有文化，对待子女教育应当有理智一些的方法，可是虎狼式家庭教育的新闻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不多和孩子们沟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呢？我的同事在写一篇教育笔记时，很想知道儿童眼中的“教育”是什么，于是她问儿子：“告诉妈妈，你知道，什么是

不久前，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霍玉英来电说准备把我于1948、1949年在香港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装订成册寄来，供留念收藏。她问我，那些作品还记得起来吗？当然记得起来，自己的孩子嘛！

打开她给我装订的册子一看，不禁傻了眼。大部分都记得，小部分却陌生。陌生得像在审读别人的稿子。眼前一闪，竟然是丰子恺先生插的图。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吃喜酒》，写一个工人女儿日夜盼望过江去吃小老板的喜酒，因穷受到侮辱的故事。丰先生的插图朴实无华，富有民族色彩，如《过江吃喜酒》，两个坐船者脸部只点了几笔，读者可以看出他们望着船老大希望快点靠岸的迫切心情。船头那只饼盆篮，装着送给新人的微薄礼物。《小结婚》煞是有趣。当时青年结婚，很多只有十几岁，办婚礼像过家家似的。

我那年20岁，只知埋头写稿、投



过江吃喜酒

1994年，我辞了废品站送货的工作，拜临平北路的老罗师傅为师，学习修自行车。虽然这活计看上去技术性不高，可干起来却并不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它也得讲究一些悟性和感觉。比如装中轴吧，拧紧了轴容易磨损，拧松了就老要掉链子。攀辐条更是让人劳心费神，大伤脑筋，虽然我为此没少挨师傅的训，可直到离开师傅，愣是没学会。

学了一个月，我到吉祥路欧阳路的交叉口摆摊自立了。只因技术不精，所以干起活来十分吃力。补只轮胎，我常常需要二十分钟，而老师傅十分钟就能搞掂了。上只四百磅的朝阳外胎，我更是创下了耗时两个钟头的惊人记录，如果允许申请吉尼斯，我差不多要拿个世界之最了。有时装夹胎了，充足气，砰地一声爆响，那真是对我学艺不精的最大戏弄和嘲讽。好在咱天生就有一种百折不弯的韧性。在一次次的操作失误后，我的技艺也日臻完善。半年后，我不仅补胎达到了老师傅的水平，就是最难的攀辐条我也学会了。于是生意旋即跃上了一

“教育”吗？”三岁的儿子平静地望着妈妈，慢吞吞地说：“‘教育’，就是骂小孩。”听到她的转述，老师们都大笑不止，笑过之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感慨起来。

真理往往在儿童手里，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没有任何忌讳地说出所看到的真相，只有他们，才会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中国式教育中的“骂”，让一名儿童对

孩子们是怎样认识“教育”的

吴非

教育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又可能跟着他走过漫长的岁月，直到遥远，并传给下一代。

有小学校长介绍，说老师一周内给全班每个家长发了30条短信，——并非是电信公司搞什么短信比赛抽奖活动，而是该校“教学管理常态”；事无巨细，教师都直接告知家长，家长不胜其烦，也不敢提意见。友人夫妇难得带孩子去公园玩耍，刚进公园，手机响了，是老师打来的。老师语气严肃地问孩子在做什么，家长支吾一会儿，只好说“在公园”。老师认真地说：“我并不反对游玩，但明天要检查英语背诵，请你把手机交



稿，谁是主编、责编，都不关心。现在才弄清楚发表那篇文章的《星岛日报》副刊《儿童乐园》，它的主编是丰子恺先生。

脑袋咚地一响，思路忽然明朗。我知道有许多大作家都曾为儿童文学这座百花园耕耘过，如鲁迅、茅盾、巴金等。原来丰先生也是，他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各种儿童刊物上发表过漫画、散文、童话。我不知道丰先生也主编过儿童文学副刊。《儿童乐园》的刊头都是自己画，而且常常更新。有一幅画一个孩子受窗外糕点、水果引诱，滴下长长一串口水，充满童趣，引人发笑。往事重现，我为此思索了好几天。

有些记忆可以淡忘、丢失，有的是不能遗忘的。

丰先生是受人敬仰的中国现代漫画家、散文家。他的漫画风格独特，脍炙人口，流传极广，散失的也很多。考虑到内地居民不一定都能读到香港的《星岛日报》，故特将上述的两幅插图刊登于上，以飨读者。

个新的台阶，原先一天只赚几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四年后，我在镇上买了第一套商品房，完成了我修车生涯的第一篇华章。

在路边摆了九年地摊，我看街道里老是来冲摊，于是就把吉祥路塘里1号的门面租了下来，决定一边批发自行车配件，一边修车。原想批发配件，一手交钱一手交

修车进行曲

李传强

货，还不是一件轻松愉快，十分容易的事吗？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风顺水。有些人总是赊欠，并且欠了还欠，在钱款积累到一个可观的数目后，他们旋即人间蒸发。几次三番，不胜其烦，于是我觉得我不是干批发的料，还是专事修车一门吧。可有了店面，派头大是大了，而开销也水涨船高了，专修自行车，根本无法维持。于是我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在经历了一番临产般的阵痛之后，我决定修理

给孩子。”孩子听说是老师的电话，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接过手机，老师要他把明天上课要检查的课文背一遍。荒唐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一家人站在公园里，让孩子对着手机背课文。孩子既恐惧又别扭，背得不好；老师让孩子把手机交给家长，对家长说：“情况你们大概也看见了，孩子已经这样了，还能带他出门玩吗？”就这样，一家人默默地离开了公园。

我经常和中小学教师交流，也常听家长们倾诉，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不得已，但我最认为，最重要的是学生对教育的看法。固然，人在童年少年时对教育的认识未必正确，每个孩子都会依据自己的想象描述的模样，但是，我们能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让孩子们对“教育”有个美好的印象，留下生命中的美好记忆？为什么要让他们的教育记忆变得那样不堪？愚蠢的教师，加上愚蠢的家长，苦工一样的学习生活，一路竞赛一路考试，熬到大学毕业，有一份比较好的收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然后，自己开始做愚蠢的家长……人生，教育，就是这样一代代地传承的么？

孩子们究竟是怎样认识“教育”的，让我们都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好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避开瓦格纳的歌剧，虽然我的确收集了他歌剧的DVD，但始终没看，我怕我欣赏不了，亦担心我会读不懂他的戏剧思想。

这回终于在国家大剧院看了《漂泊的荷兰人》，我发现我原来是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作家。音乐家和思想家——是的，不能仅仅以歌剧来概括他的艺术，他为自己的作品独创的那个词语是正确的：音乐戏剧。在他的作品中，音乐、戏剧与文学密不可分，它们紧密地联接着并通往瓦格纳所要表述的哲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部所谓的歌剧，是用来表达哲学的。

瓦格纳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天才，令我高山仰止。《漂泊的荷兰人》震撼我的不仅是太好听的旋律和歌曲（最重要的是歌词，那是通达他思想的必经之路）以及如时钟表般精确的文学节奏，更是在剧中所反映出的哲学思想。但在观剧时，我又惊异于结局的庸俗与浅薄，就象是那个喧嚣一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我以



电动车。可说一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我压根就不懂电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搭识了一个会修电动车的老乡，于是决定跟他学一会，可老乡很保守，任你殷勤执著，苦口婆心，他就是稳若泰山，不露一点口风。没办法，咱只好像杨露蝉一样演一出现代版的《偷师学拳记》。只要有人要我修电动车，我就推到老乡家，看他怎么修理。半年后，我把准了电动车的脉搏，几乎对电动车的构造性能全了如指掌了，于是我的生意，随即又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前年，我在阜阳市又买了一套商品房，虽然是按揭的，可我心里还是涌起了一种春潮激荡的成就感。因为我这个借路费出来打工的穷小子，在经过数十年的打拼，能够拥有一套房，那在修车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回首前路，我衷心地谢谢我的修车技术，可以说，没有修车技术，就没有我的今天。

明日请读一篇《柔软的纸下别有洞天》

我做手艺人

青春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年轻时代真是简单，真是柔弱，真是勇往直前，真是渴望全盘付出，真是没有机会，真是机会无限。简陋楼道窗前，有一对年轻人在唱歌。吉他声声，悄然对视，真是浪漫。

我想起的却是1984年去采访过的一个陌生的上海楼道。一个十五岁女生从楼道的床上纵身跳下。她在窗边写了一行字：以一时的痛苦换来永远的自由。青春是这歌声，也是那行字。

这歌声让我非常想念那个没活过十六岁的女孩子，要是她长大些，也有人为她凝视的吧。她也脸上挂着淡淡微笑的吧，他们也在一起唱一支歌吧，也用这细细的声音的吧。生活虽然多有伤害，死亡对老人来说虽然是那么剧烈的痛苦，只因苦中会有淡淡甜味，令人总是难忘，所以，生活还是个值得你去冒险试一试的东西。

死去近三十年的女孩永远活在我心里。每当看到美好的年轻人，就想起她来。就遗憾地想，要是她坚持活了下来，度过了残酷的青春，生活也许会给她抚慰的吧。就想，这世界，欠那小女孩一个平静的白天，一支歌曲。

欢喜。这时，我不知为何松了一口气，心想，哦，这才是真正的瓦格纳，他终究没让我失望。

这次首演《漂泊的荷兰人》，应该说基本是成功的，美中不足的是乐队，还有舞美的喧宾夺主，音美的“辉煌”多少遮掩了瓦格纳的戏剧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导演对结局的篡改。但凡读懂了瓦格纳虚无主义哲学观的人，都会为此而困惑：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做出如此的改动？

瓦格纳《漂泊的荷兰人》讲述的是“此岸与彼岸”的命题，以貌似救赎的主题抒发的却是人生之虚无。波涛汹涌的大海只是命运的转喻（所以反复出现“海上漂泊”的主题意象），而剧中人物则象征着重人生在世的困境（瓦格纳使用了“被诅咒”这一可怕的词语）。爱情在这部剧中只是瓦格纳招摇的一个诱人的幌子，他本意是让漂泊者（漂泊的荷兰人）寻找永恒的忠诚的爱情（坚实的可以依傍的大地，由女性予以象征），其结果却是徒劳与失败，由此弥漫出巨大的人生虚无感。

导演可能以为最后一分钟的改动无伤大雅，可是将悲剧变为喜剧，将生离死别改为皆大欢喜，无异谋杀了瓦格纳的戏剧灵魂。艺术作品的精魄常在结局出现，而这部戏剧从第一幕开始，就在酝酿与铺垫。我以为，悲剧结局是瓦格纳的思想原则。

有人说，《漂泊的荷兰人》其实不是悲剧，此一说法我绝不认同。一个被诅咒永生只能漂泊在海上

的荷兰人，不想屈服于命运的诅咒，而渴望脱离



波海汹涌的大海之中，以殉情的方式来表达她对漂泊者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而启航的漂泊者亦在巨浪的袭击下随船沉没。

这就是《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故事的结局正是这部戏剧的戏核——它清晰地指向了瓦格纳的虚无观，指向了瓦格纳关于人生的存在哲学，那时的他显然是一位带有强烈宿命感的悲观论者。

请问，改动了结局，还是瓦格纳吗？



此岸去彼岸寻找能够忠诚于他的爱情，唯有达致理想，才能让他摆脱那个可怕的诅咒，脱离苦海，远离死亡。而在陆地上，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心中响彻着一个关于传奇漂泊人的歌曲，她迷恋着那个漂泊者，渐渐爱上了那个漂泊者，坚信唯有她可以拯救那个漂泊的人生。命运终于将那个漂泊的荷兰人送入了她的怀抱，让她欣喜若狂——或许在她看来，那就是一次命运的恩赐，她们彼此有了神圣的承诺：荷兰人找到他一直寻找的归宿，而姑娘则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爱情。

可命运对人的捉弄常是始料不及且阴错阳差的，当有一天荷兰人发现这位能够救赎他灵魂的女子被另一个男人所纠缠，误以为他心爱的女人、他的拯救者，背叛了忠诚，背叛了他们彼此间曾经的誓言，于是他再度认定他的宿命在海上，在那个被诅咒的命运之苦海中，唯能让他永恒的安生之所是死亡。巨大的海涛声淹没了那位可怜女子的呼唤和解释，漂泊的荷兰人又一次扬帆出海了，女子在万般无奈的绝望之下投身于